



三國志

魏

十一



三國志



明	宋	晉
長洲	西鄉侯裴松之	平陽侯相陳壽
陳仁錫	集註	撰述
評閱		

魏十一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袁滂袁渙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

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于朝故愛憎不及焉

可啓事
一止

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消龍興動必以禮郡命
為功曹郡中奸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
御史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
江淮間為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
能抗然敬之不取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于阜陵渙
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
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
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
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
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

以衆人高
之正欲得
奇士

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
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布誅乃得歸太祖

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
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嚴憚之時
太祖又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
欲衆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
聞之大慙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以
為行糧而已不以此為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悔恨
之太祖益以此重焉

三國志 卷之六 袁渙 三九一〇一

漢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而用之鼓之以道德
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
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于
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漢聞
明君善于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僞則鎮之以
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
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于正雖
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
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
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于危亾之禍然

而民未知義其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
納焉拜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
多逃亾漢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
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
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為梁相漢每勅諸縣務存鰥
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
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以禮化然在
吾所以為之為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
能斷

朱淵哀津

魏書曰穀熟長呂岐善朱淵哀津遣使行學還召

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漢漢決疑祭酒淵等
 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
 之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徽等以為淵等
 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入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
 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為罪此則然矣謂淵等罪
 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
 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所以
 敬其臣也宜明其罪有罪加于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
 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

議論亦未

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
 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聞者世亂民陵其上雖
 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
 遂不効

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為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
 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之
此亦不可訓
 則取之于人不為皦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魏國初
 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于太祖曰今天下
 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
 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內斐然向風則遠人

哀敏

哀淵
哀淵與
哀淵

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渙昔拒呂布之裏，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責責不過也。渙子侃亦清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

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寓、奧、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趨。

退亦須治

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此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為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寓字宣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奧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于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于世。此準之自序也。荀綽九州記稱準有雋才。秦始中為給事中。袁氏子孫世有名位，貴達至今。

表霸
表亮

初渙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並知名于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

晉諸公贊曰亮子粲字儀祖文學博識累為儒官至尚書

表微

霸弟微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袁宏漢紀曰初天下將亂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微曰古人有言

知機其神乎見機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亾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于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衆微將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

微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

張範

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也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

張承

道忽于榮利微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

張昭

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

今欲誅卓，眾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閒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眾，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僻凝于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

篤行

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眾，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為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眾，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請太祖。太祖表以為諫議大夫。範于陵及承于散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請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散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荆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管輅與世子居守。太祖謂

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

魏書曰文帝初位以範子參為郎中承孫邵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

涼茂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

千餘家

博物記曰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

轉為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為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

臣松之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太祖定鄴後也案度傳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有北征柳城耳征柳

城之年度已不復在矣

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此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為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効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遷為魏郡太守其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茂以選為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為中尉

奉常文帝在東宮茂復為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于官

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國淵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

玄別傳曰淵始末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

吾觀其人必為國器

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

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

多推慕之由此知名

既還舊土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于公朝論議常直

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
屢陳損益相王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
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為居府
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
皆應伏法淵以為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
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
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
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
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太祖大悅遷魏郡
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

留其本書而不宜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
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
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
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
受之又密喻音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
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
恭儉自守卒官

魏書曰太祖以其子泰為郎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

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于衆今欲奉使展効臣節安得不辱命之上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于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

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虞密與議疇因說虞曰今

帝主幼弱奸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聽

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二府並辟皆不就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疇答曰漢室衰積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

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
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
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
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
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
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
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
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
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
安之道願淮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

大逆

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
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
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唯乎皆曰可
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誣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
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
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
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
納令不為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
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
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誅之意而力

知退

知進

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
 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
 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
 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
 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
 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為菑令不之官隨
 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滯滯不通虜亦
 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
 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
 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

太奇

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
 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
 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
 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
 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
 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
 疇將其眾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
 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
 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
 行封疇亭侯邑五百戶

此着不可少

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
 著和于撫下慎于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
 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
 難于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
 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于
 朔野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
 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
 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
 出誘胡衆漢民或因匹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
 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

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劾節義可嘉誠應寵
 賞以旌其美

疇自以始為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
 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

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弃國夏后不奪將欲使
 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于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
 尚所辟乃往弔祭太祖亦不問

臣松之以為田疇不應袁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
 也故盡規魏祖建盧龍之策致使袁尚奔迸授首

奇士自行
其志而已
不須奇論

遼東皆疇之由也既以明其為賊胡為復弔祭其
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謀
使其至此也疇此舉止良為進退無當與王脩哭
袁譚貌同而心異也

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
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州還太祖追念疇
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
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

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脩令田疇至節高尚遭值
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

可為辭官
法

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真主
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加禮
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
向化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
蹋頓于白狼遂長驅于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
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
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
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

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
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

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
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
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

魏書載世子議曰昔遠敖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
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
不可得而毀至于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于法
為重魏略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
愚闇孔子猶以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
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
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為復使

令司隸以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期于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
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
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
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臣松之案呂
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
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不取金孔子曰
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路拯溺者其
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案
此語不與繇所引者相應未詳為繇之事誤邪而

事將別有所出

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生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

王脩

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馬行

王脩字叔治北海管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
亾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
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
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
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
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
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
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
不聽

出處

融集有融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掾清身絜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自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

融疎人也其難時有

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使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復為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潒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

官統

敗亾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志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于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請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慮。脩復

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

傳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亾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臣松之案：田疇傳疇為袁尚所辟，不被譚命。傳子合而言之，有違事實。

以脩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亾國之忠臣

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
 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
 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
 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
 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

魏略曰脩為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因奏託曰
 脩聞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
 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讜不昭于時功業不見于事
 欣于所受俯慙不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餐
 何者力少任重不堪而懼也謹貢所議如左太祖

甚然之乃與脩書曰君澡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
 成績為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
 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
 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
 非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遏父陶正民賴
 其器用及子媯滿建侯于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
 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言也或
 恐眾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顯
 選常舉君為首及聞袁軍師衆賢之議以為不宜
 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閑于司金

三國志 魏書 卷之...
至于建功重于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
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蠡測海為蛇畫足
將言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沉滯冷官張
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優之効也孤
懼有此空聲實實淫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
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
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為馮翊從正卿往似
於左遷上使待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
君三輔非有所間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
事既君崇勲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

何人哉後無幾而遷魏郡太守

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脩以為
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為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
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
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
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
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
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于
弱冠異王基于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字朱表高亮雅直司馬

高柔
王基
王儀

王褒

文王為安東儀為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師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遂殺之子褒字偉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柏樹褒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未嘗不反覆流涕泣下法禁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為褒刈麥者褒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褒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褒為屬褒曰

管彥

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于門褒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耻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褒獨以為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詐為婚彥果為西夷校尉褒後更以女嫁人彥弟馥問褒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自處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賢兄子葬父于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

邳春

本指邳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衰曰安有葬父
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存遂不婚 邳
春者根矩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
身不停家鄉邑翕然以為能係其先也衰以為春
性險狹慕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業流
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衰常以為人所行其當歸
于善道不可以已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有致遺
者皆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遽起衰宗親悉欲移
江東衰戀墳壠賊大盛乃南達泰山郡衰思王不
肯去賊害之 漢晉春秋曰衰與濟南劉兆字延

劉兆

膺

世俱以不仕顯名衰以父為文王所濫殺終身不
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于晉也 魏略純
固傳以膺習王脩龐涓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
人為一傳其脩涓聘三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見
張既傳單固見王凌傳餘習憲二人列于脩傳後
也 膺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
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
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
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
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

情至

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從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樂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為其郡右姓建安中為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篤為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微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

郭憲

不賣韓約頭與不賣盧龍塞同

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欲條疏憲各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邠原

邠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

三國志 魏書 邠原 三九〇一四

劉政

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政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

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身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

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謁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

皇然

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徙署丞相徵事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

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邢原議郎張範皆秉德

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
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涼茂為
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
行卒

原別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
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
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
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
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
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

孫崧

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齒之中崧然有異及長
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
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
聞彊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
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
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
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
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
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
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克

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于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且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讌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為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

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瑒為計吏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歎之後悲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其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放之於子憐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干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

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
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入者厚薄何常之
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
之後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
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
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
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
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入而可以爲戲者哉融
無以答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

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脩性保貞清虛
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
朝勞謙疇咨雋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
釐不恤緯家之將亾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
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于難乃或
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
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
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
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
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辯之于是里中遂斂其錢以

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于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奔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南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鷄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註解典籍故儒雅之士

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願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且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擊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渴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請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坐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太

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
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
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
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
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親敬令曰邴原
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為孤用聞張子
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子為
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
常身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
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

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
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忍太子謙會
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
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紛或父或
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于原原勃然對
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
荀綽冀州記曰鉅鹿張龜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陽
有名於魏父邈字叔遼遼東太守著名自然好學
論在嵇康集為人弘深有遠識恢恢然使求之者

張泰龐迪

張邈

莫之能測也。宦歷二官。元康初為城陽太守。未行而卒。

張閣

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傳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在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始家朱

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

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贖。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于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于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

傳子曰。寧往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遂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

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此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邠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王心里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轉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皇甫謐高士傳曰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閱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鄰有牛暴寧田者

寧為牽牛着涼處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于海表

王烈

王烈者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于海表先賢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丘為師二子為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于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廬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

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
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為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
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
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
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
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
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以赦宥幸無
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
問此人既為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
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

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
是知耻惡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
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
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于
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於
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
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
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
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
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

勇千改過
則神聽和
平可作樂

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
人能有感乃至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間而異之
時人或訟曲直將質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
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主皆親驂乘
適烈私館疇諮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
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于四民布衣蔬
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
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譎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爲
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
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累徵召遼東

四處

爲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寢疾年七十八而
終

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終焉黃初四年
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卽位徵寧
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
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
渡盡封還之

傳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第恭恭懦
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
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卽受徵寧在遼東

靈識

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為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

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傅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未悟于

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

傅子曰：司空陳羣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為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

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

尚書君奭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

聞况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

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身能不願聞道於子大夫哉今以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歸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厯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車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脩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

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鬼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案稅駕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責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于衢路自黃初至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

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
審老疾厄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
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
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俠不須扶持四時祠
祭輒自加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
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
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室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請水
中澡灑手足闕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
以生長潛逸者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
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

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
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
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
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鷲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爲佐
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
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
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闡奧韜古今于
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
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

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于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羣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葺門，偃息窮巷，飯鬻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始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關，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上良

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僑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俾下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叙，必存所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

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

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于揚歷也

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為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傳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

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悛言及人臣諷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于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亾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

張琦胡昭

時鉅鹿張琦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琦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

山閉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請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孫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自承前致版謁孫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巖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

尚書顧命篇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注曰河圖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

事頒天下任令于綽連齋以問孫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亾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篤之鳥巢孫門陰孫告門人曰夫戴篤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亾亾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

道樂身其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陸
駸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
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胡昭始避地
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頻
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
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
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
閭里敬而愛之

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
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邀生于峭澗之間止

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所
棗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于帝口終不言人莫
知之信行著于鄉黨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
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
解之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
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
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
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阻住止
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

還為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林悞天下安輯徙宅宜陽

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州廬之中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彞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疑

案庾氏譜疑字劭然潁川人子儻字玄默晉尚書陽翟子疑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遁胤嗣克昌為世盛門待中峻河南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長史

顗遁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達至今

弘農太守何植等

文士傳曰植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為尚書光祿大夫植子龕後將軍勗車騎將軍憚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文憚之孫也貴達至今

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

高士傳曰朝廷以戎車未息徵命之事且須後之
昭以故不即徵焉後顛休復與庾粲薦昭是有詔
訪于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
所重也古者考行于卿今顛等位皆常伯納言豈
為卿佐足以取信陛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
宿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乃從誕
議也

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
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凱韋誕並有名尺牘
之迹動見模楷焉

傅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
外同乎俗內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
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 時有
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
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
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
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
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窟于河渚間食糲飲水無
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亾士欲遣船捕
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

後有疾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
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掃拾不取
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艸以為裳科頭徒跣
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臾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
掃其中營木為牀布艸蓐其上至天寒時篝火以
自炙呻吟獨語飢則出為入客作飽食而已不取
其直又出于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
問其故常言艸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太
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
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

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
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
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中為卿作君當去
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
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
祝。祝。祝。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當殺并羊
更殺其殺癩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
乃推其意疑并羊謂吳殺癩謂魏於是後人僉謂
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
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

曰阿先濶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
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
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
病亾時年八十九矣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
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
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艸爲廬於河
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臥不設席又無艸
蓐以身親王其體垢汚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
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質作人以衣衣之
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

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
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
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
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
經以爲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
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
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或問皇甫謐
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于表可略
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
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

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
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
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
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
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
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
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
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
榮愛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于
不損之地。居身于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

居累
青真先生

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魏
氏春秋曰。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爲仙人也。北地
傳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爲之傳。而莫能測之。魏
略又載。扈累及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
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
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菘。芫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
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
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
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壤。正方入蜀。累與
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

三國志 魏書十一 四
居累 四、C、10、下冊

寒貧

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甌甒為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糶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樂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眾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

樂文博

楊沛

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眾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又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胸糒一升而止臣松之案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爲瓜

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為黃犢。先
等作園舍形如蝸牛，故謂之蝸牛廬。莊子曰：有
國于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于右角者，曰蠻氏。
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非旬有五日而後
反讞此物也。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

臣松之以為蹈，猶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

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
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管
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璠、胡昭闔門守靜，不營當

世故并錄焉

三國志

御書
方

